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编者按

捷报频传！近日，继川剧《江姐》斩获文华大奖、重庆青年合唱团夺得群星奖之后，本土文艺作品又分别在牡丹奖、山花奖中获奖，成就了“重庆造”在文艺领域的再次辉煌。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近年来，重庆文艺工作者们立足厚重的传统文化和红色资源，大力开展主题文艺作品

创作，涌现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之际，《两江潮》副刊推出文艺评论专版，梳理分析本土优秀剧目的艺术特点、创新实践，助力重庆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祝福祖国母亲明天更加辉煌。

《江姐》，新时代川剧艺术的醒目路标

刘亮

近日，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圆满落幕，由重庆市川剧院创作排演的川剧《江姐》不负众望，在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此次获奖是继2000年川剧《金子》获得“文华大奖”之后，重庆时隔22年再度登上“国家舞台艺术的天花板”。在欣喜感佩之余，回望梳理《江姐》的创作历程，总结提炼《江姐》的艺术特点，对于繁荣新时代舞台艺术创作具有积极的示范价值和样本意义。

川剧《江姐》抵达高峰，彰显文化担当。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尊崇英雄、致敬英雄、礼赞英雄，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鲜明厚重的主题，更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讴歌革命英雄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首版于上世纪60年代，其中生动描写的江姐以及红岩英烈群像已家喻户晓。他们为理想而生，为信仰而死，战斗在重庆、奉献在重庆、牺牲在重庆，重庆人民对江姐、对红岩英烈具有深沉而特殊的情感，红岩精神已经成为重庆这座英雄之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

新时代以来，弘扬英雄主义、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推出红岩题材文艺精品呼声也不断高涨。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以强烈的文化担当和高度的创作自觉，积极回应社会各界的深切期待，在借鉴以往红岩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创作的组织化程度，统筹整合国内一流创作团队力量，高起点策划创作川剧《江姐》，充分吸纳“狱中八条”等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扎根剧目的史学根基，深化剧目的精神意蕴，延展剧目的现实指向。主题思想的高度、挖掘提炼的深

郑林

日前，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在江苏宿迁落下帷幕。重庆演员李佳凭借川剧《血写春秋》男腔表演斩获牡丹奖表演奖，成为自2000年牡丹奖设立以来重庆第九位获奖者。消息传来，由衷为她感到高兴。

初识李佳是在今年三月。当时，我刚从市书法家协会交流到市曲艺家协会工作。曲艺于我，算是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正当我还在为如何开展工作而感到迷茫时，市曲艺团演员李佳风风火火地跑来办公室，报送其参加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节目材料。李佳让我帮她看一看提提意见，我心中却感到哭笑不得：一个外行怎么给内行提意见呢？当我漫不经心地打开视频时，却立即被李佳精湛的表演吸引住了。

“杨闇公死不张口，毒刑下毫不低头。这个共产党硬是烫手，不回头一枪送他命归幽！”伴随着伴奏演员所唱的那段“师长”四川方言恶狠狠的念白，镜头切换，漆黑背景下，李佳所扮演的杨闇公傲立台上，慷慨悲歌：“倒春寒寒冷冷风飕飕，天将晓晓星暗暗月如钩……”瞬间把观众带入到节目所呈现的情景之中。整个节目通过李佳时白时唱，忘情演绎，把杨闇公临刑不惧、慷慨赴死的那一幕幕悲壮场景生动艺术再现出来，一位有血有肉的革命英烈形象跃然台上。当屏幕暗下，我仍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在此后的工作中，我时常打开《血写春



川剧《江姐》剧照。（重庆市川剧院供图）

度、组织推动的力度，共同构筑起新时代舞台表演艺术的高峰之作。

川剧《江姐》展示精彩精湛，诠释艺术品位。红色经典的戏曲化改编，难点在于让老故事演绎新画面，让老情节焕发新意境，让具有传承价值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具有传播价值的艺术作品。川剧《江姐》的创作者们在此方面展现出不俗实力，交出了完美答卷。

在唱腔和舞美设计方面，川剧特有的川语川话、川腔川调、川音川韵，加上朝天门、嘉陵江、吊脚楼、青石板等富有巴渝地域特色的舞美道具，塑造出别具一格的“川味江姐”舞台形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创作者对脍炙人口的《红梅赞》进行的川剧戏曲化改编，成为全剧的亮点。

在程式化表现与写意性处理方面，创作者们创造性地以黄绸为线，利用演员的舞台

调度展现绣红旗的经典场面出新出彩；为表现江姐受刑的场面，创作者们利用纵横交错的粗重铁链将江姐困在中间，意象化表现江姐身陷囹圄、宁折不屈的钢铁意志，凸显江姐傲骨凌云、巍然挺立的视觉形象，极富舞台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作品的时代表达和传播接受方面，为破解当下观众欣赏川剧艺术的审美障碍，创作者们立足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在充分尊重川剧的戏曲逻辑架构和声腔特色优势基础上，吸收交响乐的伴奏方式，让川剧音乐更具现代性，在唱词唱腔、服饰妆容等方面也不断进行优化完善，让全剧更适应普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

创作者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立场，不刻意拔高英雄人物形象，以质朴感人的细节真实展现人心人性，让江姐的内心波澜与新时代观众的感受体验同频共振。深度

牡丹绽放写春秋

——评四川扬琴《血写春秋》

年4月6日壮烈牺牲。

在节目中，李佳凭借扎实稳健的台风，准确把握所演绎人物的内心活动，并充分发挥自身嗓音条件和音域特点，以慷慨激昂、苍茫激荡的唱腔，充沛饱满的情绪，唱出了男性角色的雄浑刚毅，把四川扬琴男腔的演唱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功塑造了革命烈士杨闇公为革命事业牺牲自我的大无畏精神和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怀，令观者心情激荡，产生强烈的共鸣。

当一名演员的演出风格、情感表达和曲种的艺术特色、节目故事情节三者真正有机融合时，往往会爆发出令人惊艳的艺术呈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佳以川渝地域特色曲种演绎重庆本土英雄人物，实现了演员与主人公的高度契合，极具地域文化特色。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近年来，重庆立足自身厚重传统文化和红色资源，大力开展主题文艺作品创作，先后涌现出川剧《江姐》、杂技剧《一双绣花鞋》、京剧《秦良玉》等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四川扬琴《血写春秋》便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在一台节目成功的背后，除了主要演员的用心用情演绎外，往往也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比如，《血写春秋》的演出班子，全部来自重庆市曲艺团。为了节目效果，全体演出人员无数次排练、打磨、录制，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作品的文本则是由著名曲艺作家阳晓创作，其扎实的文学功底、炉火纯青的作词技巧，为整部作品的呈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节目打磨阶段，市曲艺家协会秘书长、著名曲艺家刘观则是天天和李佳泡在一起，从表情、唱腔、节奏等细节上一点一点地抠、一句一句地磨，力求作品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李佳能摘得牡丹奖，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其长期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所获取的艺术灵感。多年来，李佳一直践行为人民歌唱的承诺，始终坚持深入基层一线，跑田坎、下乡村、进院坝，持续为老百姓送去欢乐。而李佳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同时，基层丰富的文艺矿藏也为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艺无止境，正如李佳在《血写春秋》中最后一句所唱——人生如马掌铁磨灭万休。在曲艺创作的艰辛道路上，80后的李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宽广。

轻舟过处浪花白，一江清水奔大海

——《一江清水向东流》当下元素刍议

来传递艺术的质感。其最大特点是，典型、沉稳、华丽有余，而与时代发展切合的当下元素却略少。

《一江清水向东流》是一部紧扣时代话题的正剧，这部现实主义非常浓郁，将表演视角直逼当下，聚焦于环境保护，从当下火热生活中选取关乎生态建设的某个微小侧面，把万千热心的重庆百姓守望长江的故事，与“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期望有机结合在一起，并采用华美歌舞舞台形式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演绎。

《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舞美更是可以称得上精益求精，充分利用了舞台的纵深和机械道具的灵动，在舞台设计中，采用了多层

次的追光幕布造景烘托，真正做到了移步换景，每个场景都尽量做到鲜活连贯而又栩栩如生。剧中多次投影在幕布上的山河画卷，以及用30多块LED屏幕随机组成的摩登都市场景等等，将山清水秀的城乡风景与现代都市进行着合理而有序的切换与融合，把大重庆的写意和时尚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既然是歌舞剧，独特音乐氛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江清水向东流》不管是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器乐的巧妙运用和编排，还是旋律的可听性等方面，都出类拔萃。剧中不仅采用了高亢的美声唱法，还穿插了许多年轻化、时尚化的流行音乐，乐队在伴奏时加入了爵士鼓、吉他等电声乐器。

在具体乐曲的表现手法上，创作团队增加了川江号子、啰儿调等极具地方色彩的音乐元素，让观众在歌曲的潮起潮落中产生强烈认同感，同时体味到浓浓乡音乡情。

此外，该剧在剧情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巧妙加入了不少诙谐的重庆方言，这也极大丰富了作品内涵。比如开场和尾声部分，那从幕后传出的几声嘹亮的方言呐喊——“一江清水向东流哦，不仅道相呼主题，还很好地与现场观众产生了情感与心灵上的互动。

现代歌舞剧《一江清水向东流》作为重庆本土剧团创作排演的大型剧目，为本土文艺事业的繁荣提振了信心，值得我们予以更高的期许。

赵勇

城市史由谁叙述，决定了记忆之城的底色。一座城池，固若金汤还是风雨飘摇，人心所向是关键。重庆，这座西南重镇，曾经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指挥中心，虽不断遭日军轰炸，但“愈炸愈强”，重庆屹立不倒。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溃败，妄图遗弃并摧毁这个城市，也坚决不交给人民。我们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行动起来，营救自己的战友，保卫自己的城市。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蓝本创作，它高度还原了山城重庆的建筑地貌、风土人情，还有那些铭刻在街头巷尾中的城市命运。尽管城市早已千疮百孔，人们生活举步维艰，他们依然选择相信，重庆，这座城市是希望之城。

这部舞台剧是以城市史来架构故事经纬的，因此采取社会学视角的叙事方法，没有聚焦核心人物，而是以城市不同社群来呈现多元的生存状态。

全剧以磁器口为中心，白公馆、渣滓洞等空间划分故事单元，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戏剧核和人物关系，并建立自己的意义指涉。这些故事不是按照历史顺序铺排事件，而是在多元叙事时空平行推进，偶尔交集，观众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视角去跟踪和沉浸到每一组情节与人物线索当中。

整个结构大概有以下几个板块组成：一条是林子杰、林子豪、林子雄三兄弟之间的家族叙事，有骨肉亲情、矛盾纠葛和家国情怀。一些现代主义文艺作品，往往以家族分裂为主题来隐喻当时中国在新旧文化中的矛盾心理。比如巴金先生《家》中三兄弟的角色设置，大哥传统保守，维护家庭完整，而兄弟接受了现代思想，由此兄弟之间有了裂隙，但藕断丝连，并没有彻底决裂。很显然，该剧中保留并改造了早期中国文学家家庭叙事的写作模式，三兄弟之间不再沉浸于苦闷颓废的无力状态。兄弟之间是立场清晰的对抗，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让处于传统和现代之中摇摆的城市家庭有了明确的改造方案，未来不再让人彷徨了。

第二条线是以金秀为代表的，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让他们动容之处在于，他们的慷慨就义和向死而生的革命信仰，是建立在对生存的期待中的，没有人不想活下去。在阳光下闲庭信步，或停下来买个棉花糖，这种简单而日常的生活让人向往。活下来真好！他们看向远方的目光时而坚定，时而温柔，是对牺牲的意义的领悟让他们毫不畏死，是对美好时光的想象让他们对活着的人充满期待。一瞬间，这些历史中的角色似乎在对坐在台上的观众对望。他们“看到了”未来，也即是现在我们的幸福生活，获得了安慰；我们被拉回到那个时代，然后对现在已经拥有的生活有得失而复得的感觉，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被灌注了一种责任，就是在他们保卫过的城市中，认真而庄严地生活，继续守护和建设好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

第三条主线围绕着重庆地下党营救狱中同志、保护重庆的重要设施展开。这一段借鉴了惊悚类型片的叙事手段，悬念丛生的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声光电渲染的神秘氛围，使得这台舞台剧的视听表达和戏剧性效果达到顶峰。

还有一条主线聚焦狱中幸存的孩子。在战争中，孩子失去父母的照顾，成为孤儿，往往面临更为多变的生存威胁。即便活下来，童年的成长创伤也很难彻底消除。所以这些幸存下来的孩子，也就意味着城市的未来。涅槃重生后的重庆城，虽然可以再度走向繁荣，但是这种记忆中的城市史，我们不应忘记，也不可能忘记，因为它们已经植入城市发展的血脉中，并一直流淌下去。

该剧采用大型媒介装置来创新对红岩文化的表达。70分钟左右观演时间，观众区和舞台区都处于可移动的装置控制下。观众和演员仿佛各自处于一个永不停歇的表盘上，伴随着剧中角色行色匆匆的场面走动，强化了运动的节奏和速度，让观众能在最真实的身体刺激下去体验人物命运与时间赛跑的感觉。观众时而穿过狭窄的街巷，时而面对汹涌的嘉陵江，还能逼近角色，甚至看清狱中革命者脸上正在流淌的鲜血。

在变化的空间中，重庆作为山城的特殊地貌也被压缩在一起，这种空间折叠与时间的加速，适应了当前媒介时代下的观众心理接受习惯。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漫游城市，就是进入到城市肌肤的褶皱中。《重庆·1949》跨越虚实界限，它既指向一部舞台剧本，又指的是作为重庆首个大型实景剧院的实体建筑。当人们从剧场虚構的故事世界中走出来，再次看到剧院名字时候，会有一种历史与现实交会的错觉。

这样一种1949年的重庆记忆被激活，“重庆1949”这个剧院建筑成为一个颇为先锋的“装置”艺术，这样重庆的历史便以一种时间的绵延中与当下的重庆城市勾连为一个整体，从而完成一部具有文旅消费和文化价值的城市史叙述。

在他们保卫过的城市认真而庄严地生活

观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